



豊川全集

卷二十二之卷二十四

序文  
述西銘  
太極圖說  
省解



14  
896  
9



14  
896  
9



豐川全集卷之三十一

存省稿序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  
金校大  
同學諸子叅閱

聖諭註解序

周禮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惟時俊民既已納諸學校使陶淑于詩書禮樂而四時飲射讀法及木鐸狗路諸令典又無非漸摩斯民于禮教之內蓋民不知德雖日皇皇焉刑格而勢禁終不足與于向化回心使之一道德而同風俗也故其時天子既已自教其

民而復以土地分之諸侯使各教其民蓋古之爲君者先民後己以樂民利民爲仰答上天立君第一義爲臣者國爾忘私卽以厚生正德登躋斯民于熙雍爲仰體朝廷設官分職第一事今之縣令古之諸侯也分之符而畀之地豈徒曰錢穀簿書之是責哉抑以生民之休戚淳漓委任責成耳而或且視教化爲緩圖是豈設立守令之法制固如是乎其與建官分職之意異也余友少霽惠子夙昔從我二曲夫子授天德王道之學自爲諸生時便有范文正以天下爲己任志茲以聯捷南宮選得雲南之通海知交多爲惠子色沮惠子獨夷然慷慨曰爲身家計則通海誠遠且薄以之治民則在彼猶在此也且吾方欲使窮荒遐邑之民悉革陋從風以弘布文德此地正吾盡心所而遠且薄乎哉于是註

聖諭十六言授之梨棗將廣印家給使深山窮谷令長足迹之所不能至與兒童婦女輩不能親至長吏之前者皆得熟悉其章條于以化荒裔之民同鄒魯之風以佐成國家文治于無極旣成而委序于余余惟昔孔奮爲姑藏宋均長辰陽皆能變俗成風至今載在史冊膾炙人口然其實語于王道醇醲之治則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一  
有所不及惠子平日所以受之師傅學之家食者無非道德禮教之淵源又以淡泊堅忍之力操而持之此其事功之所建當必軼駕孔宋追蹤盛古循良以無負任使矧其亟亟以化民成俗爲首務其明驗已彰彰如是則他日繼單父蒲邑而焜耀史冊不可卽于此舉預卜也哉余忝惠子同門愧無以贊惠子也用是拜手而題其端者如此

司牧寶鑑序

司牧寶鑑者二曲先生十五年前所輯以貽知交者也先生雖鍵關養疴而世道生民之念夢寐相關故其居恒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言不出諸口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事不見諸行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實德實務不以厯諸心而告諸人匡時要務一書倦倦以講學救正人心爲吾儒第一義至其與當事諸君子往還贈遺及商確治理之言則懇望以實心實政務底乎唐虞三代之舊蓋先生之心萬物一體之心先生之學萬物一體之學嘗自言曰離人無所爲

我此心一毫不與斯世斯民相關便非天地之心便非大人之學吾輩須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闡往聖之絕學以正人心達則開萬世之太平以澤斯世豈可自私自利自隘其襟懷噫由斯言也西銘一體之仁禮記大道之公大學明新至善之大道舉該于是矣當途之士實克此意而見之猷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盛古邗隆熙皞之休真不難見寧僅區區郡邑之小效小康哉是編止于郡邑特千金十書之一方耳曾何足爲先生傳然藥期已疾而言各有當貪吏獵聲利而先生獨取廉操刻吏尚

操切而先生獨取仁恕俗吏重催科而先生獨取撫字酷吏取必三尺而先生獨重德化文吏修飾外貌而先生獨重躬行實踐一藥真可去一疾一方真可療一症則是編雖約畧數篇而千古父母斯民者之寶鑑莫尚于此矣癸酉秋心敬彙先生未刻舊稿得于做麓乃手錄二冊畱爲吾黨出身加民者金鏡惟是壽木無力徒存篋笥越人仲景之方不克布之人間起疴回生而徒秘之山崖石室私心竊用悵結矣

左蘿石先生韓城集序

先生諱懋第

壬午春賈子懷伯自韓城負笈而西受業先師于李  
子門余與盤桓二曲及荒齋者浹旬則見懷伯少年  
貴公子循雅矜莊動無非禮聽其言無不根極名教  
竊心異之及叩其由來則尊甫龍門侍御昔為左蘿  
石先生及門士道誼淵源由來有自故侍御以得之  
師者教之家而懷伯能以受之父者奉為學也余因  
詳詢懷伯以先生治韓梗概懷伯歷歷為余言甚悉  
且曰先生韓城集即先生治韓大畧先君子藏之蘿  
石山房雖更兵燹未敢墜締芳夙謀授之梓而未能

也今將先崇儉一書焉越二年懷伯杲郵所梓崇儉  
書且手錄韓城集見示而委之序余益異懷伯之善  
述家學而歎先生之風操德澤其入韓人寤寐者雖  
沒世不能忘也則爲之盟手而書其端曰世之論先  
生者莫不推其命世之才高其傳世之節矣抑知其  
煌煌經濟凜凜義烈固非無本也哉方先生之筮仕  
韓城也適當兵荒擾攘之秋而以孱然書生內撫殘  
黎外捍狂寇卓有顯績今觀其一段亟亟哺乳饑羸  
之思無非大父母誠求保赤至意相其捍禦之方畧  
雖古名將無以加茲至于四歷諫垣則權奸惕息督

餉總制則通運全疆信非其幹濟之卓犖不至此也  
然試思其甫蒞巖邑饑饉師旅支辦已難而先生復  
于其間正風俗興學校崇賢德而表節義禮樂文章  
之化並行于拮据卒瘞之時是可獨謂其幹濟優長  
也耶當其奉命出使也人人觀望惴慄思爲規避之  
計先生獨毅然請行畧無遲迴審顧之思抵京師則  
侃侃正議請謁懷宗山陵不許則遙望而祭及館鴻  
臚又請祭告諸陵改葬懷宗不許則復庭陳太牢而  
哭祭之抑可謂奉命不辱矣迨至滄州追還金陵已  
陷而先生卒能抗志不二殺身成仁信非其節概之

磊烈與秋霜夏日爭嚴不能也然試思其故國已喪  
新運方興白刃臨前高爵誘後而先生卒能不爲威  
屈不爲利誘百折弗回之剛果舍生就義之從容曾  
謂中無定守憤憤于一決者可幾耶蓋先生之才之  
節雖根于天植而得之學力者爲最深故其本幼學  
爲壯行者拯溺救焚則汲汲然如求亡子于道路而  
其甘心殞首喪元而不悔者沛乎若大川必東而不  
可少遏也迄于今去先生之歿幾八十年矣遐想其  
當蒞韓偓倥之間而戎服論道致命遂志之日曰不  
負吾師先生之學大而有本實而有用不又從可識

耶况乎集中所載雖不足盡先生生平然其一 段精  
健卓犖光明磊落之概時時流溢于行墨間而其遣  
言命意又無不本于積厚流光之餘苟有目者正無  
不可誦言而見其學問之源流與讀斯集者無僅謂  
賈子之手錄珍襲徒言以人重可也而賈子學其學  
而承其傳余且引領而望他年之尊聞行知矣



而水其幹余且以賦而望其半之尊問於賦天  
實于之半於念矣其言以人重而也而實于其  
木下而而民其學則之也其言波其言無其  
言命意又無不本于其武武之命其言曰其  
其學其武武之命其言曰其武武之命其言曰其  
亦其于其武武之命其言曰其武武之命其言曰其

武緯備參序之五

王子曰君子文經武緯蓋文非獨讓書記誦而武非  
獨操兵執符節即有用動靜讓讓之關飲食接處之  
際莫不具有張弛翁闕之理故文之與武猶陰陽剛  
柔然不相悖而實相成始同歸之理一貫之道也顧  
迂儒局生既以武歸之武夫而驕將劍士又以為武  
事專尚威猛或離武以為文或二文以為武體用分  
裂而歸其貫之旨溷矣此後世迂士之自誤誤國  
而武夫之殺人盈城盈野而恬不知念也其故在文  
武經緯之正義不明因之于七書之純駁不分致使

後之學者徇流忘源謂武專以權譎慘刻相尚耳嗟乎武之爲義君子律身經國之不可須臾離而大旨晦塞異言喧扈天下豈復見真儒而國家豈復得良將乎此人才偏全之關兵機主霸之分也余每念此心焉怒之謬不自揣甲子長夏妄以臆見正其次第首司馬法次孫吳次三畧而終之以尉繚六韜李衛公問對以純駁爲先後而不復仍拘世代以明尊王賤霸崇德惡殺之意且使人知武以緯文爲經而不專以威猛爲經編成顏曰武緯備叅若曰七書特備叅考云爾非必武之正經也嗚呼余何人斯而越俎

說說僭踰之罪極知無所于逃然使世之通人志士觀余言而明于文武經緯之旨要諸同歸一致之途使儒皆有體有用之儒將皆仁義禮知之將本經運緯先德後威而不至專事權譎慘刻以戕軍民之命而傷道德之和則雖天下後世議余罪余又何憾焉

此人所不為也... 夫學之於人... 亦無容別有所謂武學也... 逮王制變而兵民分聖澤竭而教化替於是所謂學者獨

武學必知自序

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人無貴賤賢愚莫不知貴仁而惡不仁... 入為公卿大夫... 負耒而橫經有事則荷戈執殳以為兵故有位者不特無不學之士並無不學之兵無文武有教有學故將皆知學之將兵皆知學之兵兵事即學事兵機即學機而無所謂學亦無容別有所謂武學也逮王制變而兵民分聖澤竭而教化替於是所謂學者獨

爲經生文士之業不特荷戈執爨者德義不知禮教  
無聞卽所謂卒伍師旅之帥亦且有目不識一丁耳  
不聞善言心不知仁義爲何事者夫目不識一丁耳  
無善也兵事者上關國脈下係民命無仁言暴之聞  
天心之向背存焉而職其事者耳無一善言之聞心  
無一仁義之知無論敗國事戕民命卽幸而僥倖以  
成一旦之功而克殘悖戾或且傷國脈而逆天和君臣  
上下之間一皆蒙禍耳此武學之必不可已而又不  
可不謹也謬不自揆暇日旣爲武備備秦補缺以揭  
武備之正經機權而猶慮其辭古奧文汗漫不可以  
徧曉宿不識書之兵將也於是摘錄經史中諸論仁  
義之師及諸良將列傳易其奧語晦文更以明顯簡  
易之語而間引古今來仁義凶殘之結局以明天道  
福善禍淫之微權使凡介冑之士皆可明曉誦習以  
資其耳目見聞而培養其良心善性於以培國家之  
元氣祈天永命於無窮而且以一道同風令武夫壯  
士一皆具有文經武備之蘊而不至爲經生文士所  
鄙則是編也亦庶幾乎兵家之布帛菽粟乎

家訓世史綱目前編序  
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古今無事外之道亦無道外之  
事故讀經不可不讀史以盡其變而史仍不可徒讀  
也必一一衷諸經義而允協斯所謂事者乃有折衷  
乃足考信乃不至于矯誣而偏駁耳資治通鑑綱目  
全書一書自有宇宙以來史家全編世代人物治亂  
之藪澤也顧劉道原氏外編既于三皇五帝多渺茫  
不經之說而金仁山先生前編于唐虞三代事迹考  
核雖詳奈以避春秋年經月緯之首復未正策書綱  
舉目張之義紫陽始為綱目起自周之威烈止于五

代其于千三百六十二年間治亂因革可謂條理井然矣然又以不敢輒附聖人筆削之後仍用溫公通鑑舊例托始威烈而于春秋以後通鑑以前數十年褒貶仍闕焉而未正夫唐虞以前世運開闢之始其人率開物成務神知天啓爲天地經緯草昧而史傳乃多誣少真致令觀者有神龍無首之憾堯舜三代之盛貞元會合天地精英之聚于此焉極實萬世道法治法之宗傳而其間大經大法綱目未昭至春秋之後威烈之前數十年間雖衰亂餘迹然亦天地運會升降之事實而未就綱條則是盡宇宙開闢以來

惟春秋二百四十年暨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衰颯澆漓之世其紀載獨有統會耳此亦古今史書之一大缺陷而讀史論世者之遺憾也每一念及輒用慨歎居恒妄意欲就正海內名儒巨卿編成世史綱目全編一書始自皇古以迄戰國一冊誕誣俾就經常其堯舜以前年不能詳者則一循其舊而堯舜以後有年可考者其編年繫事俱依春秋綱目之例合朱子綱目爲一書以便同志者觀覽顧自以學識短淺又苦輔翼無人徒付之太息而已癸未夏兒功讀經漸有次第而勉年更長欲使畧知古今事類人物之

概將姑令從事鍾王綱鑑等編不惟覺其簡畧未備亦且漫無折衷欲使之從事綱目全書不惟浩繁難通亦且外編多誕誣前編無綱條春秋之後綱目之前數十年無正編童孺無識以先入爲主恐不足以擴其正誠正見引之事理一致之途而徒使之滋其惑而益之誣也乃先從開闢至帝嚳編摩而次及堯舜三代以及春秋後綱目未接前之數十年焉其自開闢以至帝嚳則本之前編而合以邵子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太史公及鍾伯敬王弼州諸公史編叅互考訂而僭以己意折衷其信疑期不乖于經

常而益不失得堯之意焉唐虞及春秋以前則依前編折衷各有未定而綱舉目張則一準春秋編年繫事也昔者蓋春秋二百四十年則事實一本前編微加刪削而編年繫事乃易魯而從周蓋前編于春秋時事每合三傳及諸史諸雜記實之雖屬俱有証據然亦微少裁定終不免時有矯誣之失耳且仁山謂孔子周遊無位未必盡得周史特見魯史多違舊章而就加筆削以示法則則是改其歲月名號以從周者未必謬聖人之意而又以避經遵聖之故未敢從宗周爲王之旨故余亦不避擅易之嫌焉蓋期于使

童蒙小子識開闢來千百世事實不惟一舉目而大  
綱細目條貫瞭然卽信疑折衷亦且確有定說庶幾  
千古之事理無不與千古之道法相表裏卽所謂多  
識前言往行以蓄德廣涉因革興亡以擴識者在是  
矣獨恨學識短淺終不能折衷使當有愧綱目之簡  
該詳整耳書成題曰家訓世史綱目前編曰前編者  
謂世仍仁山前編之世特本其事而舉綱張目耳曰  
家訓者余爲此編意取遵依春秋策書定例以訓吾  
家子弟耳實未敢以是公同人也或曰三皇五帝自  
漢孔安國斷其人以實之太史公雖不言三皇然亦

紀載五帝自後如仁山通編道原外紀皆實定其人  
而子作傳疑二帝三王之紀自金仁山避經遵聖不  
敢倣春秋提綱分目之例而子乃例而同之春秋後  
以及戰國之世自溫公紫陽不敢竊附春秋之後子  
乃續而繼之無乃王文中續經之僭歟余則又爲應  
之曰史以紀事欲其傳以信不欲其傳以誣欲其經  
緯明不欲其綱目紊今試問三皇五帝有可據之經  
乎自六經孔孟不言三皇五帝爲何人爲何事惟易  
繫僅言伏羲神農黃帝一二事而已今可定爲何人  
何事乎與其傳而不足信不如疑還其疑之猶爲不



誣耳外紀誣前編亦不免于信古而泥也編年策書之法古史之正法也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蓋取諸此史而遵此舊例耳正孔子之所心待而朱子擬春秋以作綱目之本意也彼外紀之傳誣也道原未知所以處三皇五帝也前編之不敢擬春秋編年繫事之例也溫公文公之不敢接春秋獲麟也固三先生之虚心然亦第知遵聖避經而不知非所宜謙也何者聖可遵經可避而宇宙中數十年事跡獨可弗就史法乎孔子而在不知謂二先生何矣故吾今日者第知衷開闢以來二帝三王之事于道而已

第知體孔子竊取之心仁山朱子未既之志而已僭非所敢計也且道之所在僭又非所云也况吾意期于訓吾家童蒙使之知史事經義相爲表裏耳又何僭之與有哉獨謂吾學識短淺不得如綱目之不謬于春秋筆削大旨則可耳嗟乎千古之大經大法原非一人之所能周彼昔之名世大賢尚不能無待于後賢之補救矧皇古之大疑大案而欲以區區謏陋折衷而會歸諸至當歸一亦見其難矣因端而竟其義緣始而要其成是不能無望于我子弟之讀是書者

昔耳外絕而前絕亦不免于信古而泥也...  
 蓬絲成而更其以是不論無...  
 將東而會...  
 發費之...  
 非一人之...  
 于春...  
 昔之與...  
 于...  
 非...  
 與...

存覽瑣言序

昔之人有言曰天下聰明才智非難而德量涵弘為  
 難夫德量涵弘何以難于聰明才智哉聰明才智未  
 嘗不足有為于世苟其德量無餘即器易盈溢所成  
 就者往往止于一長一能而德量涵弘者則虛衷善  
 受直能合古今人已之善為已善其所成就類非才  
 能知技之士所可及故聰明才智得天稍優者類能  
 之而德量涵弘則非得天之厚而又深以學問克養  
 之力恐未易襲其貌而副其量也白山殷公佐理陝  
 郡其清公勤慎載之士民之口者遠邇無異辭而其

一片樂善服義若無若虛之懷則尤爲近時空谷足音士大夫論者皆以爲非公德性優異而兼有學問克養之功不至是今觀其所著存覽瑣言語無泛設皆生人立德立業實務而其精晰義利之明綜練名實之確一一得諸踐履體驗之餘至其孜孜汲汲進德修業維日不足悔過徙義如恐弗及之意一卷之中三致意焉信乎公之學深造自得而平日一切清公勤慎樂善服義之卓卓人耳目者非無本也夫學有實得者德彌盛而心彌虛詣彌實而造彌遠吾見公道德之日益高深功業之日益俊偉俱于茲錄爲

之左券矣乃若公嶽嶽正論皆可示教而尚自遜曰存覽煌煌弘議無愧先訓而猶自謙曰瑣言卽此一節不尤可見公若無若虛不自滿假之懷足以愧天下隅智曲說而輒自矜衒者乎爰是沐手拜手而爲之序

此處為書院碑記之正文，因墨迹模糊，文字難以辨認。依稀可見「...之...」等字樣。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緝甫著 及門諸子錄並校

同學諸子 參閱

蘇州府紫陽書院碑記

紫陽書院者今大中丞儀封張公特創以嘉惠蘇人士者也惟徽為紫陽故里故書院以紫陽名蘇非徽也而書院亦揭以紫陽者蓋日者

**聖**主壽考作人思欲一道德以同風俗念吾道之統宗莫如孔子故以萬世師表題先師闕里之堂又念善

學孔子者無如紫陽故特躋紫陽十哲之列而復爲之較梓其遺文以頒示四海今中丞則生平所學一宗紫陽故其于紫陽有文集之梓有親註五先生書之梓有親註續近思錄之梓而至此則又立書院以訓迪多士使蘇人士習尚一歸于紫陽之中正明報効也甲午夏心敬以其年來殷切之召于是不辭跋涉之况瘁携次子功冒暑以赴命蓋既以心仰中丞假此慰夙昔就正之私亦欲目覩盛事得與諸士友切摩耳至之三日齋沐以謁紫陽夫子王會諸師儒暨從遊之士于院中則見其棲王有堂尊經有閣生

徒有舍矣復爲之廣師資籌餼器而其于典籍功課則尤疊疊乎備爲之謀而思欲一無遺憾也私心竊嘆昔紫陽守南康日表章白鹿洞爲書院一時規畫弘備頓易山人之幽居爲風教名區至今學士大夫溯宗風者推頌紫陽之功于不衰今中丞學紫陽之學而仍體紫陽興學造士之弘旨實見之施行其真善學紫陽者乎荷荒此地與白鹿並傳宇宙矣維時默慰不已越木木爲端陽一時延至郡邑之博士與其中肄業之士友咸詣余而求所以記事勒石之言曰惟大中丞是舉創吳中歷年之未有理不可無

述以信後顧念惟吾子之親覩也記之者莫吾子宜  
卽心敬亦正欲假此請正中丞而且欲從諸士友一  
大商証也則亦不敢固辭而拜手書其事且以公証  
于多師多士曰諸君子知今日大中丞之本旨及自  
處之正義乎從來倡之者責在上而應之者責在下  
居上而不倡或倡而不善上之咎也爲下而不應或  
應而不速亦下之耻也今大中丞旣已倡之上矣自  
此日思所以善其終以無負此倡中丞之所履念也  
自此日思所以應而無負于應之之義非卽諸君子  
之所宜刻意奮勵者乎且中丞之切切乎表章紫陽  
者非徒崇功令也聚諸士于此廩餼而訓誨亦非徒  
博造士之虛名收桃李公門之雅譽也原以學至紫  
陽乃爲適孔孟之坦途諸士友之爲學必則倣紫陽  
乃克稱譽髦之良士耳所以然者孔門大學之教格  
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已紫陽之窮理以致其知非格  
致之本旨乎主敬以立其本非誠正之本旨乎力行  
以踐其實非修齊治平之本旨乎本此以爲學宗乃  
爲大學循此以爲課程乃爲眞修諸士友今日之窮  
理必須實如紫陽今日之主敬必須實如紫陽今日  
之力行必須實如紫陽是乃中丞倡之之本旨卽諸

士友應之之正義也匪是者學非其學而自負以負  
中丞矣又中丞于紫陽書既三擇其要領以受梓紫  
陽之道闡發無餘矣今復有全集之梓豈徒勞哉原  
以學紫陽必深明紫陽學術之大全然後能備得其  
生平而知其鑒程門末流之失也故立意特重躬行  
實踐以救其流弊之苦心又知其晚見學者之牽于  
文句訓詁也故頗時時指示本體令其深思自得之  
至意庶幾學紫陽者實得其精神命脈之所注而不  
至有泥形逐迹之嫌紫陽終身之學術乃大明于中  
天何千百世下亦不至冒昧從事以貽紫陽之心憾

### 賀席珍字子待說

余甥賀子席珍好修士也一日求字於余師漢侯先  
生先生爲字之子待子待向余而問曰待之取義於  
席珍也何居余曰君子之學原不欲其私於己故其  
幼而學者無不欲其壯而行匪是者縱潔身而亂大  
倫矣然君子未嘗不欲仕也而必進以禮退以義非  
其道義者雖祿之以天下弗顧又非矯激而鳴高也  
仕所以行道而枉道徇人道未必行而已已喪矣已  
喪卽道喪尚何行道之可言乎珍美玉席上之寶也  
而漢翁先生以是表之宋是殆語吾子以千古出處

之大義古聖賢進退之大經也吾子不觀孔子與端木賜之論王乎而何疑焉

其後漢晉魏齊梁陳隋唐虞夏商周禮樂之制雖異而道一也  
余雖質于鄉野教於士也一日大宰余余爾其對余  
贊其學字于其時

明道先生祠記

明道祠者金侯改建以祀宋明道程先生者也明道先生嘗祀學宮與七十子配食春秋矣鄜胡為而專祀之蓋先生生于孔孟後千五百年學絕道喪之餘崛起而倡明聖學于吾道有中興大功而鄜為先生筮仕主簿地遺德在人歷久彌芳故特祠而崇報之以順鄜士民意也邑舊即主簿故署為祠以奉先生矣金侯胡為而改建之蓋侯以為鄜之祀先生者以其德非以其位而先生之特為鄜人祀者固其遺澤之及鄜者深而難忘抑其道化之被鄜者遠益可師



而故署之棲先生王者連縣衙逼城隅雜沓叢穢非  
特使誦習先生之道者無由朝夕居稽于斯觀感而  
生奮興之思卽慕先生之風者思欲奉瓣香以瞻禮  
之亦正不易是亦風教一大缺事故特舍是而創之寬  
閒肅清之區也侯之任鄆名曰四年其實前之二年  
也半在省後之二年也半在邊邊事未已而卽以外  
艱讀禮解任去于倥傯急遽之中胡爲殷殷于是祠  
而圖之且侯潔以勵操去官之日自奉束裝之維艱  
胡爲獨于是祠拮据而成就之耶蓋侯夙承尊大人  
副憲公趨庭之訓每欲本經術爲治術以爲報君報

親之大致故其蒞鄆也適值大荒之後則捐已貲墾  
荒田設法招流移開義學修學宮以勵士氣禁淫祀  
正禮俗以祛俗惑無非本六經厚生正德之遺音歟  
爲注措而明道先生內聖外王之真儒適樹儀型于  
茲邑故慨乎慕其人心其道而因以祠諸寬間肅清  
之地使後之蒞斯土而名爲吏誦先生書而名爲儒  
者便于展祀因以觀成而生興起則倣之心也蓋侯  
曩常謂余曰明道祠成使製得數年于茲他日置學  
田廣屋舍卽此爲明道書院延通明正學之儒以闡  
明周程之微旨使鄙人於帖括口耳之餘知有天德

王道之學斯滿意志耳嗟呼侯之志深且遠如此既不幸而不獲遂且他如絕現年之弊以蘓邑困開河渠以培斯民無窮之利皆抱恨于欲爲未及而忍不于此終始成就之乎嗚呼廓自開闢以來其建侯邦也不知其幾千世其郡縣而令佐茲者又且幾三千年不知幾何人矣而獨一周西伯宇宙爲昭繼此而二千餘年獨明道先生以一主簿官垂休光于無窮然則官于茲而行義達道學于茲而隱居求志者亦可推道德經濟之淵源而知則倣矣爾既成邑人士胥然蒸蒸而喜謂不可無以記侯公而示后世也

咸委記于敬辭不覆命因沐手而叙其改置始末者如此若其規模制度之詳不茲贅蓋記先其大者也侯名廷襄字應枚廣寧世家副憲蒼梧公季子云

太平山房記

終南袤延萬里其在禹貢九州之內不及五嶽四大之孤峭竒特赫赫為世俗艷羨道說而其氣勢磅礴雄偉利盡萬物更竒以條目指數則非特中國五嶽四大之莫擬即求諸海外四極之山恐亦無可倫而此者故余嘗以為五嶽四大其清任和之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終南則時中之孔子乎五嶽四大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四科而終南則集大成之孔子乎彼其自崑崙逶迤入中國也重岡積嶺蜿蜒嵯峨率非恒觀至褒斜而東歷益門太白益偉壯非常逮至

蓋鄖咸長之界其間爲五老爲大觀爲仰天敦物以  
及太平紫閣圭峰諸名峰則勢益偉氣愈雄產愈奇  
且富靈氣鍾而爲文武周召諸聖賢以及歷代名卿  
賢相忠臣孝子宿儒名世者更非他山所可及蓋中  
龍灑氣之所結至此盛而極且無以加也其殆猶孔  
子當知命耳順後一身肩刪定讚修大任與三千七  
十二子講道論德折古衷今以建此萬世師表鴻業  
之候乎而余庄適當太平之麓爲太平山民常日咏  
歌孔曾思孟之道于其間因地名屋題曰太平山房  
嗚呼地不靈人則地愧人人不靈地則人愧地今地  
則靈矣而凡所以朝斯夕斯講明踐行于此地者可  
漫易乎哉

太平山... 重修婁敬庵碑記... 婁敬庵在縣治東北可五里許其殿閣之創置始末... 今皆無能詳考要之其地舊載于山經地誌實稱名... 勝而縣之東若北稱巨觀為土人歲時報賽者則莫... 是庵若矣歲久就做鄉社耆老等鳩衆力而補葺之... 以為不可無以誌時日也咸詣余而請為之記余曰... 有是哉是固不可已者今夫里巷信善之家或鄰里... 忠厚之士素愛敬于鄉黨者一旦覩其室廬傾頽門... 徑蕭條尚且為之感慨歛歛攘臂而思援今以八村... 千百年共祝以庇庥捍患之神祠一日聽其傾圮而

重修婁敬庵碑記

婁敬庵在縣治東北可五里許其殿閣之創置始末... 今皆無能詳考要之其地舊載于山經地誌實稱名... 勝而縣之東若北稱巨觀為土人歲時報賽者則莫... 是庵若矣歲久就做鄉社耆老等鳩衆力而補葺之... 以為不可無以誌時日也咸詣余而請為之記余曰... 有是哉是固不可已者今夫里巷信善之家或鄰里... 忠厚之士素愛敬于鄉黨者一旦覩其室廬傾頽門... 徑蕭條尚且為之感慨歛歛攘臂而思援今以八村... 千百年共祝以庇庥捍患之神祠一日聽其傾圮而

曾無有人過而問焉其若仁人君子議其偷薄也何  
且夫前代益人國家有關風動者雖其一事之善一  
節之長往往俎豆邦國崇之無窮婁侯以徙戍脫輓  
輅被裘而謁漢祖陳建都之大計論敵情之叵測欲  
息肩邊備則建議和親欲強固京畿則建議徒豪傑  
大家實關中雖律以古純王之佐不無權譎要結之  
訾而要之于保安漢家宗社休息當日鋒鏑餘生之  
黎民其功至大其澤至渥三傑而外未容更讓一人  
也乃若其功成名就浩然長往直上繼子房赤松之  
遊而掉頭一去不復顧其亦庶幾乎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之明哲雖以蕭曹韓彭輩視之尚且不無愧色  
况灌絳而下乎葺祠永祀是亦可勵世之齷齪貪癡  
見利忘害知進而不知退者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或  
廢也矧有當于崇功報德之義哉修而葺之禮斯為  
當至捐貲督工之姓氏則碑陰俱載也茲不贅

育嬰堂記

姑蘇之有育嬰堂始于康熙丙辰歲迄今三十九年矣始事者為蔣許二公繼起者為張陳顧諸公而佐貲襄成則一時各憲與夫縉紳耆黎及往來通商之好義樂仁者也據原編中間收過遺孤共若干人內除離襁褓而人撫為嗣及病殤者殆無慮若干人大抵一歲中饑而乳寒而襦與夫疾病而刀圭夭折而擗瘞所需者且二千金有奇雖無二不合衆人之義助以為力而要之前後首事諸公之經營區畫其備盡心力已極矣初此堂之開也惟仰倘來之貲供歲

用諸君子且慮計口而懸待不可知之施非經久計也遂易爲捐田生息之一法于今統計出租之田自蔣許唐諸公及瞻廬顧公等所捐三百畝外且共得八百餘畝歲可收租若干石以爲育嬰之永業而楊州學九徐君等適以通商至蘇仍慮歲給非現田之能敷也又樂倡爲粟舟之義輸自此舟日益至卽輸且不絕而田之不足者可無不給之患矣余少讀范文正公義田記竊嘆其仁及三黨法範千秋真宇宙之偉人天壤之美事然范公尚屢陟大印位晉公孫所及者又皆同宗共祖血脈相關之人至若育嬰一

事人不必有瓜葛之連屬卽首事者亦不必宰輔之崇高獨以不忍一念殫力蠲貲全成此一大美事而徐君等遠在維揚又非素有饒財乃能更倡義舉樂成盛善使繼此源源而來者皆其錫類之所永貽是何三吳之多仁人義士也甲午夏余以大中丞儀封張公邀至姑蘇雅聞此事之堪風尚也心慕之而首事顧公馬公等且同揚州昌齡馮君惠顧而委以紀事之言嗚呼余何言哉余惟是念天之爲道也大生地之爲道也廣生生者天地之心也而有時不能使之必遂其生諸君子今日之育嬰是卽體天地之



心以爲心也不獨此也周禮大司徒以保養萬民曰  
慈幼王制少而無父者有常餼而月令仲春亦曰養  
幼存諸孤則是休養生息使無夭札者王朝之深仁  
今諸君之育嬰是卽仰體國家好生之仁以爲事  
也不獨此也人生無不愛其子者而至不能育其子  
非貧病而死當不出此然其心亦重傷矣今者諸君  
子之育嬰是使無父母者重得父母以遂其生而爲  
之父母而不得育其子者亦且慊心于幽明也一事  
而生無窮可生之赤子且有三善以自全其德美倚  
歟盛哉宇宙孰有如此義舉者乎諸君亦惟是無替  
厥志無惜厥力務要諸可大可久而無爲德不卒之  
憾也則真至美矣則真至美矣其首事及助義諸君  
姓字詳具碑陰茲不贅

故字精其野創之不實  
 如身似真至美矣其首事父而後  
 則亦無所不為而無不為不卒之

祭二曲夫子文

嗚呼茫茫宇宙匪道奚經悠悠世道匪人孰明蓋三  
 代以前斯道明於明良之會合而三代以後斯道明  
 於賢哲之踵生故漢之世江都發正誼明道之訓隋  
 之代文中主繼往開來之盟逮宋則更盛於濂洛關  
 閩而明亦並產夫河會姚涇良以天之愛斯世斯道  
 也恒至故其鍾豪傑名世者匪輕嗟惟先生萃終南  
 二華之間氣毓黃河八水之精英髫年失怙初非有  
 蒙以養正之家教而弱冠特立蚤已擅關學傳薪之  
 鴻名暨乎學與年而俱進卓乎實與聲其并宏彼不

知者徒羨其天分之高見聞之富氣宇之曠而不知其遜志之懇考索之勤密詣之精也此非以程之居敬窮理朱之循序致精爲心行乎自旁求之風緬邈致進身之途岐與叩角之歌不無致憾於時命之乖商山之隱亦且未終乎茹芝之清彼春秋炎漢之處士原未足語遯世無悶之高踪至道大如仲淹而且十策之獻守蔽如伊川而且爲詣闕之呈獨至先生隱非鳴高時止爲義雖旌帛之屢責終肥遯其爾貞此非以乾之初九疊之上九爲制行未然要之學極正矣守極高矣初非有駕出諸儒之意與矜尚古逸之清總之本養不逮親之隱痛實踐乎立身行道之儀型故雖親類名揚而百年之痛不釋白髮皤然而孺慕之淚輒傾也嗚呼先生又非以行在孝經之志爲終身之行者乎乃今一旦而溘然逝也煌煌大道疇爲防維凜凜名教孰爲干城千秋之絕學自此而闕之者吾黨無人矣後學之津梁自此而闕之者吾黨無人矣矧如敬等不狂不狷之鶩質過猶不及之冥行一旦而泰山其頽梁木其壞哲人其萎能不悼心於仰之仗之放之之安從而潛然涕零嗚呼傷哉古之期頤悼耄衆矣胡獨於先生世道攸關吾黨

攸謂之身未八十而奪之令逝也彼蒼者天真無情  
矣自今以往亦惟是策駑劣之餘力少慰吾師囑望  
之至意更勉推未忘之緒言以廣吾師心印之傳燈  
乎嗚呼傷哉表情之辭根心之痛神明不昧應鑒九  
京尚饗

先慈李孺人行述

嗚呼不孝忍述吾母耶能述吾母耶然吾母生平婦  
道母道即古傳記所載實覺無讓不孝既不克遵循  
母訓以慰生前復自立無狀不能邀太史氏採風之  
錄列諸國史而於一生苦心卓識聽其湮滅至與尋  
常婦女同歲月以俱泯不孝之罪愈不能贖矣爰是  
草土餘息泣血而畧述梗概仰冀大君子司闡幽表  
微之責者垂賜一言永光泉壤願惟是愚闇之識不  
能盡吾母之大全兼荒述中語無倫次又不克詳述  
遺事此則撫心而悔憾無極者也吾母本縣太平里

李公培相女母溫孺人年十四歸先考中悅府君時  
未幾吾家被流寇之禍焚劫一空而先考被亦又幾  
喪生賴神靈導之獲脫其事載先考誌中自後遂廢學就耕  
我母辛勤內助不十年重立生基凡先考慷慨施予  
吾母必力加贊佐絕不以積蓄爲念也暨生不孝十  
歲而先考見背當是時我伯考篤恭府君以連遭母  
弟子婦七喪精神既憊兼三四年間宵小乘機陷誣  
雖以公道昭雪然從此家道大衰漸患勞役鬱結之  
症如此者又三年統計六七年間吾母憂愁愴怛之  
狀不可言形而其與我伯母陳孺人寒暑蚤夜拮据

卒瘞之苦亦且不可言盡也曰貴春先伯考亦復捐  
館惟時不孝年始十七先伯考遺孤心廣年十五心  
正齒尚未毀且適值滇南告警之始上應供軍百需  
下有饑寒債負之迫親族關心者咸爲之懼于蕩覆  
而吾母內督耕織外籌轉輸復於其間毀產抵債課  
子讀書每午夜擎燈我母與我伯母東西對績必呼  
不孝兄弟就燈誦讀雖風雪凜冽往往雞鳴未已其  
一段苦心調劑慘澹經營之况至今念之猶令人淚  
下難禁也及次年夏不孝補邑庠弟子又次年秋食  
餼于庠復賴仁天默相農事漸理子婦勤渠三四年

間亦仍漸成人家而我母復念不孝學不克成不足自立聞蓋屋李三曲先生學極天人之蘊不孝年二十有五乃教之離家就學于三曲繼復念不孝性剛才疎不能入世抑又闇鈍之資兼習制舉恐於正業有妨不孝二十九歲則教之謝去諸生一意績學時時泣教不孝曰人生要當頂天立地做成個人耳富貴過眼空華吾夢想中不期汝祿養汝第砥勵德業與古人齊軌令吾無負汝父之託卽汝孝也及親族交勸之則曰士各有志吾不忍遏也本其中心但得不孝學稍有就卽終身食貧所甘心耳故當不孝之

居二曲也歲中不過許之二三定省居數日卽促之旋館曰學苟弗成吾耻見汝汝何面目見汝妻孥故舊無徒戀戀膝下爲也言之輒淚下如傾至不孝居二曲者將及十年一切糧糗僕被之費書籍膏火之資則與子婦輩手紡績點衣物不足輒變易田產毫釐有不恤者一時族黨咸詫以爲異而有識聞之以爲是古賢母令範也於是當事多見旌表而河東康侯諱如據闔學闔鄉公舉負賢之詞具看語申府其語另有諱府亦核具看詞申道時學憲爲肥水許公諱則具禮幣旌匾飭邑侯臨門懸送嗣學憲武進高

公諱爾

亦有禮幣表里之旌至江南陸公

諱德元

至聞

之擊節曰昔讀宋史竊羨尹和靖先生母志圖善養以爲識高百世何圖王賢母後先齊芳則具旌匾以善養題堂而特頒清俸爲救水之資當世士大夫稱賢母者必及之然吾母志期獨遠所重有在也所舉止不孝一子而一毫不以假借卽不孝鬚鬢就頽以來一言不當意則呵責及之每教不孝曰吾聞學仙者期至于仙學佛者期至于佛學聖賢者安可不期至聖賢虛文浮名此小根淺器所馳驚汝宜戒之初不孝之去二曲也吾母問不孝曰古來學聖賢者皆

如何用功不孝對曰皆以存心盡性爲實履成已成物爲分量吾母則曰汝便須如此學去讓古人以獨爲卽非夫也不孝侍側時或問弟輩農桑畜牧等事吾母輒正色戒之曰此等事旣有人料理汝可不至饑寒矣瑣瑣計憶得毋亂汝清心乎汝俗人不可醫也又時或問不孝曰存心盡性之功戒已成物之理可信得心否不孝每愧汗浹背聳嚟未敢正對而吾母輒切切責之至教育諸孫則自孩孺不縱其欲始入小學卽督教如成人常怒責不孝曰諸子當爲汝擔閣矣則蚤夜誘之擎燈課誦故不孝次男功季

子勅資亦中下而功年十四畢讀四經勅年十三而  
誦五經畢雖不孝之教而實吾母督之不令暇逸耳  
嗚呼此豈尋常女流輩所識耶故二曲先生每對人  
曰吾不及見古孟母如爾緝母李太君者卽恐昔人  
未必能過乃特述母教一篇梓之風世士林多傳誦  
焉當吾母之初歸吾家也我王父母咸在然以新經  
流寇貧窘殊甚吾母佐先考甘旨之供不令曠缺值  
先考不可得錢則脫簪珥爲易雞脯未幾先王父歿  
我王母溫孺人年且老矣我母與我伯母先饑問食  
先寒視衣如此者幾三十年壽八十有一一旦以微

疾終吾母痛毀不勝據禮制葬於地及次年先考  
歿病吾母禱于天地誓以終身素食祈代去疾不幸  
先考殞喪亦遂終身不復食肉親戚交勸之吾母輒  
泣曰肉非不旨但吾每日此輒心痛傷不能止也近  
年以來不孝等時時跪懇乃食脯醢然每言及先王  
父母輒淚泫泫如雨下但遇時新或遠方珍異之味  
必令先獻祖龕而後敢食每逢令節朔望必晨盥  
櫛焚香肅叩于祖龕前次令諸婦以序畢叩拜至臨  
歿之三日有饋新笋者家人捧以進則猶曰獻  
祖否獻畢幸分家人其至性純孝有如此其與我伯



母陳孺人處也我伯母性至和柔終身相得子不啻  
已子女不啻已女而其當先伯考既歿之後則看待  
兩孤猶倍加憐惜不孝時或小有責讓吾母輒止之  
曰無大過何須太嚴自汝伯父之歿吾與汝伯母艱  
難百計而後撫以成人吾意憐之且今年亦如許獨  
不慮傷手足和乎其不會汝意則學識不足也蓋自  
先伯考見背之後其撫育之慈毫不異于不孝至其  
憐惜之至則不啻視不孝倍之也每侍側時輒謂不  
孝曰張公九世同居吾甚羨之汝能善體吾意者吾  
百年後亦瞑目也嗚呼此又尋常女流所能識耶至

于待僕婢則疾必爲之料醫藥冬必爲之理衾衾每  
值遠寒時則悉戒諸婦兒女葦衣裳且後僕婢衝風  
冒寒是宜先成就耳故寒家有一夜中成三四襖者  
鄉黨每傳爲口語焉生平不輕鞭笞亦絕不許諸孫  
一言罵詈時節新奇之味獻祖之後必量日分給遇  
食時其幼子女至前必分給之不異于諸孫昔居北  
關之日院柰只虎一暴獻神畢手切如豆夫令之遍  
嘗其味凡此類也然以其嚴正公平則威恩畏威從  
無一人敢違逆者以故不孝寒士之家闔門五十口  
肅雍之範見推遠邇浴泉馮先生嘗謂人曰不謂一

家三代竟自太君一女流開之信可稱千古之盛事  
母道之儀型矣至山西代州馮荆南

諱壘

河南杞縣

張百始

諱開宗

則心服尤至蓋諸公尚在聞風之列而

二公者與不孝交在莫逆嘗親至寒家備詣其實歷  
也於親戚宗族則賢者老者為敬貧窘者倍加禮貌  
視力所能為則不惜推食解衣每見不孝有愛老憐  
貧之舉則喜動顏色曰此仁人君子用心也吾所心  
喜於富貴者則平等視之當大荒之日乞者到門如  
而遇食則必令給之食否則必量給錢米家人或有  
勸其不勝給者吾母輒泣然曰吾不能救之使生而

令其號泣空去則心為益傷也吾自節口縮腹以給  
耳何須多言家人輩更無敢有阻者後復以就水灌  
漑奉以居鄉則黨中貧家婦及乞丐之及門者靡不  
頌義無窮每教不孝曰吾年如許見富貴者視骨肉  
鄉里饑寒如罔聞不數十年為不肖子孫蕩盡何如  
周急賑貧使此心一快耶且世未見有家因周賑貧  
寒敗者只有逆天害理治生無度而敗耳他日倘有  
餘力宜力此行也至于聞人之善則稱道之不置見  
鄉曲薄惡之行則舉以戒家人而其聞行事厚薄之  
概即懸斷將來家道之興衰往往驗之不爽也嗚呼

此又豈尋常女流所能識耶十餘年來遠方寒士間  
有至者則加意供之食飲曰自節可儉于寒士則不  
可其仁慈之性得于天者又如此生平稟氣至厚雖  
飲食不多而其精力之清剛堅忍則百倍常人自少  
壯時每遇吉凶筵會事則往往前夜不眠及既老之  
年卽大暑中夜裏亦必擎燈而坐春秋稍涼則不孝  
輩羣侍兩側道說古今美善事或語治家教子孫之  
法必及二鼓冬月則十九至于三鼓雖子婦輩有精  
力者皆困憊不勝而吾母精神愈健也故當八十之  
年耳聰目明神志清肅不異少壯惟齒間脫于前耳

丙戌春海寧陳實齋先生

諱說

巡撫黔南見召不孝

至黔蓋先生欲以禮樂道德之化移黔人椎魯之俗  
以上報國家將卽陽明書院延禮師儒以倡明道德  
經濟實學故遙採虛聲齒及吾母力促之行曰生平  
所學須就當世名賢一番印證且來意不可虛吾年  
雖老自量精力未衰也汝其應之不孝以黔南萬里  
非七八越月不能往還辭未敢就又次年戊子閩大  
中丞儀封張孝先先生諱伯復召不孝入閩欲以商  
證學術吾母復從之行曰知己當世何必無當面錯  
過大賢可惜耳不孝以閩中不遠于黔南母齒益加

于舊歲亦謝不往吾母雖不力強然察其意未慊然也及己丑春實齋先生移撫湖廣秦楚接壤常程二旬可至繁程卽十三四日可達通山令金侯復累書致先生意不孝皆未敢輕許及先生書來至欲特具軟輿兼邀老母親娛楚中山水冀圖不孝爲久任之計吾母以中丞雅意如此不可復孤兼聞書院生徒規模之盛爲數十年未有亦可以印證所學必令之許諾不孝遂許以五十日往返十二月十九日不孝遂隨來使束裝約以來春二月廿五抵家蓋是日爲吾母設悅之辰也臨行囑不孝曰無妄受損素操中

丞大賢楚中文物之鄉得同志卽所獲多也吾於二

月廿五倚門望汝矣不孝至楚則黃安石虹張先生

諱希良

爲中丞先生禮聘主書院文衡聞不孝將以吾

母壽辰返子舍則謂書院肄業靖君

諱道謨

劉君

諱國泰

吳君

諱自悌

輩諸君曰太君義方之訓可型百世吾舊

史氏也義宜有言以闡芳規垂世教則裝冊書言率諸君子遙望而祝其畧以爲程朱二太翁讀書明理以大成望其子猶且艷傳千古太君女流而終始責成其子者必準古詰爲依歸則又比二太翁爲異矣至中丞先生題母教之跋則以爲道德之教可通于

天下後世公其之心而立之極而是時長洲汪武曹  
太史亦適以事過武昌其慶祝之序則謂昌黎韓子  
有唐一代大儒而所以餌其幼子者猶不忘富貴利  
達之私太君識力超越如是則謂賢于韓子可也此  
外諸憲多有祝賀之章不孝滿擬歸而製錦書言榮  
諸賢之賜以博吾母之一歡不謂不孝以三月廿五  
歸而吾母疾竟作也然以其精神未甚衰兼每日中  
聞不孝叙述楚中情事則輒曰此行可不至貽羞矣  
其神志之清明依然也故即臨終之十目前不孝癡  
心不惟尚冀醫藥得宜可望速痊並有遐齡難量之

想嗚呼孰謂至三月二十八日而疾漸劇至四月初  
三而竟棄人間養也嗚呼傷哉歿之日殊有異徵鄉  
黨多知之不孝以神異事涉杳茫不敢見之紙筆焉  
其曰柏節冰心卽淝水許公之旌匾也其曰程母同  
芳卽武進高公之旌匾也其曰孟母同芳則憲副上  
海程公諱兆麟之旌匾也其曰志砥和能則福建陳公  
漢諱馮之旌匾也其曰德表義方則邑君金侯諱廷襄之  
旌匾風高尹母則學博宋公諱錫元白公諱元氣之旌匾  
至若節稟柏舟諸匾則鄉黨合贈不一而足云卒爲  
康熙五十年辛卯四月初三日巳時距生崇禎庚午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三  
年二月二十五日酉時春秋八十有二子一卽不孝  
娶生員惟野魏公女女一適生員溫芬蚤卒孫四長  
勉諸生次功諸生次勤以犯族誦更今名次勅諸生  
曾孫二師智係勉出師仁係功出曾孫女三咸勉出  
也今擬與先考合葬脊鴿原先塋哀祈大人先生俯  
鑒幽懿錫之琬琰使死者實行不泯卽三代之直道  
猶存不特不孝孤世世感德卽其與風教有關亦勵  
世磨鈍之弘仁也不孝等曷任悲迫哀懇之至事請

豐川全集卷之二十四

存省稿 雜著

豐川王心敬爾紳甫著及門諸子錄金校

同學諸子參閱

隨處體認天理解

體認天理之說始于宋明道程先生有明湛甘泉先  
生則單提立宗而增以隨處二字其爲聖學之真脉  
固無可議矣獨是言體認天理于程子之時易言體  
認天理于今之時難蓋昔也異端與聖道分今也異  
端與聖道合與聖道分者邪不能亂正原其理而已

明合則佛老之說既已亂天理之本原而支離之說  
又以淆天理之形似夫天理本體也隨處體認工夫  
也工夫之必歸于本體猶射之必歸于的爲室之必  
本于基也後世之學所以多不得其真者由于不知  
真本體因而無真工夫耳故既須原其理又必辨其  
真而後體認可言也何謂原其理天理者吾人本來  
明明不自昧之良心以其秉于有生之初不假人爲  
故曰天以其見親自知孝見兄自知敬見孺子入井  
自知怵惕惻隱見嘽蹙之食自知羞惡以至是知爲  
是非知爲非當辭而辭當讓而讓皆有自然之條理

故曰理也體認者體之日用隱微之間察之念慮毫  
芒之際不善必知知不復行易之不遠復者此也大  
學之明德慎獨者此也中庸之戒慎恐懼明善誠身  
者此也孟子之求放心立大本程朱之居敬窮理者  
此也蓋吾心天理人欲之界卽吾身人禽生死之關  
出此入彼間不容髮直須從此一點不自昧處時時  
省察處處克治使心可對天日行不愧屋漏人欲淨  
盡而天理流行乃爲不愧生理克配三才不惟不可  
以空言承當亦且不容以意氣湊泊也何爲辨其真  
天理一也何有真僞顧自佛老外人倫事物而徒以

虛靈言理其於天理之體似矣而遺其用世儒遺天命帝則之原而僅以典要器數言理其於天理之用似矣而遺其體夫天理者固天之所以賦我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而遺其一以爲言是何異于楊墨之偏仁偏義哉以是言體認徒成其爲偏仁偏義而已又有調停兩可之說者曰德固當明民又當新德性固當尊問學更當道似于天理之體用工夫合矣而不知明德新民體用本末原一貫也又之爲言是又裂而二之矣而不知夫德性問學工夫本體本一致也更之爲言是又分而兩之矣夫道一而已

已學一而已故天理一而已體認一而已而二之而兩之是又何異于子莫之執中舉一而廢百哉以是而言體認徒成其爲子莫之執中而已故今之時非真有孔孟程周之志以實踐乎孔孟程周之學者恐未易以虛見虛論窮其源而悉其流也雖然猶有進焉辨天理之疑似淑身而明道者此草莽儒生之事也揭天理之正中以行道淑世而救正人心砥礪世教者此大人君子表帥斯民者幼學壯行之實務堯舜君民之實事也故儒生而真能隨處體認天理則爲孔孟程周之徒大臣而真能隨處體認天理則爲



臯夔稷契之侶孔孟周程生未之能也而願學焉臯  
夔稷契伊傅周召能不為執事望之哉

古無體認天理之說倡之自宋明道程先生始明道  
嘗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認出  
來而有明湛甘泉先生則益之隨處二字以為學宗  
蓋人之生也莫不具有健順五常之德而物則無之  
以其未雜乎人而言故曰天以其未雜乎欲而言故  
曰理是天理者生人之命脈而人之自別于禽獸者  
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以此耳故學以體認

天理為盡人合天之要道而千古聖賢皆本此為提  
宗立教淵源也自漢以來聖學熄而異端猖佛老遺  
棄人倫事物之常以是為全性命其弊也蹈空而無  
用世儒外索于刑名度數之末以是為遵聖法其弊  
也語器而遺道而千古聖人盡人合天一脈之宗傳  
湮矣夫體認天理之旨不明無論遺棄事物非吾儒  
經常之大道縱循途守轍法言矩行亦終不免淪于  
行不著習不察日用不知之凡民故程湛二先生獨  
揭隨處體認天理之說所以消異端之虛寂而歸之  
中正平實返世儒之支離而約之性命精微也是故

就天理而言其理則論語之仁大學之明德中庸之誠孟子之性善皆其理就體認而言其功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其功以言其隨處體認之地則一切動靜久暫常變順逆皆其地以言其能體認不能體認之人則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肯此者爲愚爲不肖爲小人甚者爲禽獸此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真示人以離禽歸人超凡入聖之實功也學者必身體而力行之無動無靜無久無暫無常變順逆務令此心時時清明時時靜定則庶幾乎不背天理真能體認而不負二先生提宗立教之旨不然不

特徇人欲述天理爲辜負良訓卽以口舌辨晰于訓詁之間意見模擬于情識之內以是號曰隨處體認天理孰程湛二先生之意荒矣

又

君子之學全乎人之所以爲人者耳人物之同生于天也人全得氣之清純而物得其偏濁天理者卽天獨厚于人而鍾之以別于萬物者也人苟非實全此獨厚之體則將自同于萬物以負天地鍾靈之心而無以自成其爲人故古之聖賢知人之所以異于物者惟此清純而懼其或流于偏濁也諄諄然揭盡人

合天之學用訓于天下後世其在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卽天理之精純人心卽人欲之偏濁精一執中卽所謂隨處體認天理之實義特其言異耳自是而後三王以及周孔雖所言所行不能一致而總之無非本此爲明行迨孔孟沒而微言絕漢儒泥于訓詁晉魏隋唐又復雜佛老而汨詞章盡人合天之宗傳于是乎墜地無餘矣天相斯文于宋篤生濂溪周子乃特倡無極太極主靜無欲之旨以續一中之心傳迨二程兄弟受尊樂之旨于濂溪旣已剖疏其本原而返求諸六經復有

以擴大其支流其曰識仁定性主靜窮理皆足與前聖相發而至于明道體認天理一語則又括聖學之統宗而一言蔽之至是而精一執中之旨再揭日月于中天矣故有明甘泉湛子單提立宗而復增隨處二字以密其功焉嗚呼先聖後賢闡發之旨諄且明矣救世之心懇且切矣生卽有解不過言前人之餘唾耳今惟是念先儒懇切爲人之衷如是之殷且人旣得其清純尤不可自暴自棄以下同于庶物也特原前人提宗之大旨以爲解焉

無極而太極者易蓋謂易原有是太極以為生生主  
 宰而周子則謂是太極實  
 無方體無聲臭無極而太極也  
 執于有則非太極矣有太極即有動靜而太極之動  
 即陽之生而可以變而生物者也然妙用無息而常

太極圖說會意解

中正仁義人之極也人立必先立極立而後無愧于立  
 人之道故立極者立人之道也然必先主靜無欲以立  
 夫中正仁義使之定而後可無愧于立人之道何也  
 人心全體太極也然是太極也易曰有而周子則曰  
 無極而太極者易蓋謂易原有是太極以為生生主  
 宰而周子則謂是太極實

無方體無聲臭無極而太極也  
 執于有則非太極矣有太極即有動靜而太極之動  
 即陽之生而可以變而生物者也然妙用無息而常

體不易則動而未嘗不靜也是乃所謂動極而靜爾  
太極之靜卽陰之生而可以合而成物者也然常體  
不易而妙用不息則靜而未嘗不動也是乃所謂靜  
極復動爾靜極而動是靜爲動根也動極復靜是動  
爲靜根也動靜無端而陰陽無始是一動一靜互爲  
其根也然惟其分陰陽也而兩儀於是乎立又惟其  
陽變陰合也而五行於是乎生至于五氣布而四時成  
陰陽自然之功用于是乎不可窮卽太極之功用于  
是乎不可窮矣由是以推凡陰陽之成象以生成者  
天地之德而太極爲之德也陰陽之聚精以照臨者

日月之明而太極爲之明也陰陽之遞嬗以序四時  
者五氣之順布而太極爲之序也至天地之所以生  
成日月之所以代明四時之所以錯行而伸而爲神  
歸而爲鬼者其吉凶之不爽又何莫非太極之吉凶  
乎夫是故五行雖殊其性而其實一陰陽也陰陽雖  
異其氣而其實一太極也而太極者實無聲臭方體  
之可執本無極也且夫五殊二實若錯然也而其爲  
無極之直二五之精妙合凝成者則人也萬物特交  
感于二氣五行生生變化于無窮而感化混駁之氣  
不能無交乘焉此人之所以爲秀而靈也故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者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然性雖感物而動而本體之靜自若也聖人知夫欲動情勝則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去禽獸不遠也於是乎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焉蓋中正仁義吾太極自然之體段自具之條理主靜所以還吾太極之體而妙吾太極之用以立極也人極立而聖人渾然一太極矣渾然一太極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尚能違乎是則中正仁義真立極之吉道主靜無欲又中正仁義之要領也君子雖未至于聖人之自然立極而勉而修之擇善

而知之必極其明固執而行之必極其篤致知力行無一不趨乎中正仁義之途焉凶悔吝從何致乎此吉之所由來耳小人同秉此太極之體而悖而棄之終身皆欲動情勝之日滿腔盡利害相攻之私所存所發無一不與中正仁義相反焉吉何從至乎此凶之所從致耳夫吉凶之分人禽之分也乃人禽之分只關于中正仁義之修悖將易之所謂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剛立人之道曰仁義者即是義也且中正仁義之修悖即人禽之攸分是中正仁義乃人之所以存順歿寧之道也存順則善生之理而

人之所當原始而知者歿寧則善死之理而人之所當要終而知者易之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又卽是義也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語其要領則太極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而卽爲生人修吉悖凶善生善死之本原是三才統貫于太極也寧獨其生數可以衍卦示象而爲萬世定吉凶生大業也耶故立人之道以修吉者莫要于主靜立極以完此太極同體之性也

太極圖說大旨解

太極圖說蓋周子讀易而有見于太極爲萬化生生之本故特立圖著說指出立極之處以示人蓋輔易而作爲勸戒之書也何言乎示勸也謂人得太極之真以成性所以於天地之生爲最靈若能法聖人中正仁義主靜立極之功則吉從之而上之且可望于聖人之聖神功化其宜勉何如也何言乎示戒也凡人與聖人君子同得天地之真以成性一悖主靜立極之道而不能修不惟聖人之聖神功化不敢望而凶卽從之至與禽獸相去不遠其宜懲何如也何言

乎輔易而作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定大業推其自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聖人所爲借陰陽消長之吉凶教人以趨吉避凶也太極圖說則周子深見得人心原具太極若能法聖人之正極而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吉凶之分近取諸身而卽是又無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也是則易之取義教人從太極所生之數卽觀玩以審吉凶所謂神道設教也太極圖說之取義教人從太極所生而人得以爲性之理卽修悖審吉凶所謂切身指點也有神道設教而人庶幾知懼于

進退行止卽當身指點而人庶幾知惕于夔倫日用總之無非卽太極之義蘊推索之以訓世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然又不是取易中太極之義別撰一種道理以示異其實無非衍易之義發明出原委也如易只言繼善成性而圖說必自太極無極而細推至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易或言乾乾言敬義言艮背亦無非主靜之旨然未嘗着定此旨而圖說則一言括之以主靜無欲雖爲說若異而其理則同非如釋氏坐禪入定之說也要之圖說之自無極太極以至于太極本無極一段則卽推明易繫太極



生兩儀之義而層層刻出脈絡耳雖無極之說爲易之未言而其實只以明太極之體段如是非於易之太極有加也圖說之旨無極而至二氣五行以至於人得其秀一段則卽推易繫一陰一陽繼善成性之旨細細洗發出所以繼之成之之由究之不越繼善成性之旨也至主靜立極之旨雖易之所未言然主靜者卽主之仁義之中而中正者非外仁義而別有一理故易言仁義而中正自在其中圖言立極之道而立人之道不外于是主靜特推出樞要耳又易是教人生生之道故順而體之者利用乾惕太極圖說

是教人還生之道故逆而返之者利用主靜則亦言各有當耳至聖人與天地合德以至原始要終則又援引易說爲証據以結果全旨更無他意仔細看來太極圖說又不惟是輔易而作直是與易互相發明以示勸戒也

身之全體也... 氣五行以... 人得其一... 以示... 夫... 對... 各... 其... 矣

西銘解

西銘一篇是橫渠先生吃緊為人說法處蓋世之其心作小人者以自私為心一身之外分形別軀以自恣為心一心之內肆欲妄行只從他一個區區之身起見通不知天地生成所以責備之義為何等局量何等事理是以天地萬物合一之全身而獨甘心與物類同歸也故橫渠先生為之發清夜之鐘開其迷導其覺使之自識本來體段克滿人量耳其曰乾父坤母以至塞吾其體帥吾其性者謂人莫以吾身藐然與天地不涉也天地生吾身吾身即全備天地之

理氣以生何等闕切顧可不盡吾事之之道耶其曰  
民胞物與以至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謂莫以吾兄弟爲兄弟吾妻子爲妻子而兄弟妻  
子之外與我無關可不敬不親也蓋爲孝子者必忠  
君順上仁民愛物然後爲能體父母之心矧事乾坤  
大父母則於一切並生並育之人物安得不仰體乾  
坤生成之心而忠之順之仁之愛之也其曰于時保  
之以至存吾順事歿吾寧者則前一節明人爲天地  
之子當體天地並生並育之意而推以及人及物所  
謂父母之所愛亦愛也此下則體天地生我之心而

反身自脩務求所以生順死安之實所謂守身爲事  
親之本也蓋事親者溫清定省爲小節服勞奉養屬  
末事則必以及人廣孝之量以脩身盡孝之實而脩  
身必至於聖人之踐形盡性生順死安然後孝之之  
道於是乎終也事乾坤大父母者何以異是故遂歷  
推事天之實曰乾坤生成其付托我者如此其大責  
備我者如此其厚事之之道豈可以儀文疏節一行  
小善塞乃責乎必實盡所以事天之道乃可耳夫如  
是乃稱踐形惟肖無負於父乾母坤而以天地之塞  
爲體天地之帥爲性者歟自非然者無論自私自恣

得罪天地辜負生成卽區區言信行果謏聞動衆亦  
終不免流於硜硜小人之歸蓋其於踐形惟肖之道  
未盡其分未滿其量隳本來鍾靈大人之身而自限  
於藐然其亦何足有無於乾坤卽乾坤亦何賴有此  
子哉吾輩之生成於乾坤大父母者宜共知之

此言人之所以爲人者全賴此心也心以爲主則身隨之矣心以爲客則身隨之矣心以爲主則身隨之矣心以爲客則身隨之矣

